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十目錄

段安節
樂府雜錄序
孫郃
送無作上人遊雲門法華寺序
春秋無賢臣論
卜世論
方元英先生傳
吳融

古瓦硯賦
沃焦山賦
沃焦山賦共二
戴逵破琴賦
授王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戸部制
李茂貞封岐王加尚書令制
授孫德昭安南都護充清江軍節度使制
授王行審鄜州節度使制
授孫儲秦州節度使制

授劉崇望東川節度使制
賀西内嘉蓮表
代王大夫請追賜方干等及第疏
禪月集序
上元青詞
奠陸龜蒙文
覽砮光上人草書想賀監賦
陳敬瑄
元中觀瑞石表

青羊宮醮詞

鄭愚

潭州大溈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并序

段安節

安節太常少卿成式子乾寧中爲國子司業

樂府雜錄序

爰自國朝初修郊禮刋定樂懸約三代之歌鐘均九成之律度莫不韶音盡美雅奏克諧上可以籲天降神下可以移風變俗也以至桑間舊樂濮上新聲金絲愼選於精能本領皆傳於古老重翻曲調全祛淫綺之音復採優伶尤盡滑稽之妙洎從離亂禮寺隳頽簨簴既移警鼓莫辨梨

園弟子半已奔亡樂府歌章咸皆喪墜安節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曉宮商亦以聞見數多稍能記憶嘗見教坊記亦未周詳以耳目所接編成樂府雜錄一卷自念淺拙且直書以俟博聞者之補兹漏焉

孫郃

郃字希韓明州奉化人乾寧中進士累遷左拾遺朱溫簒虐隱遯奉化山著書但紀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送無作上人遊雲門法華寺序

越中山水名於天下山寺雲門法華又名焉嘗憶北海遊

越越帥日率從事樂妓酒饌訪北海北海不樂因曰某久住此蓋爲雲門法華二寺今日攜酒樂大似方便發遣越帥乃已此出孫相公譜書譜書是顏魯公作又見朱訪詩曰長憶雲門寺門前千萬峯郤嘗居越中每吟此詩未遊二寺嘗以爲過上人名僧也又遊名寺前欲遊天台今遊雲門法華二寺乃知靈鵲不之蓬島則在青田有異凡禽遊不擇地別上人快快因爲序送之

春秋無賢臣論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

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上下有序康乂四方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於時風教大壞海内焚

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知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誠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也予謂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𩢋𩢍𩢋𩢍徹而奇之或謂可刋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柰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

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
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卜世論

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
宙位重優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
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
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
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
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

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哉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方元英先生傳

先生新安人字雄飛章八元即先生外王父也廣明中和間爲律詩江之南未有及者始謁錢塘守姚公合公視其貌陋初甚侮之坐定覽卷駭目變容而歎之先生一舉不得志遂遯於會稽漁於鑑湖與鄭仁規李頻陶詳爲三益

友弟子宏農楊弇釋子居遠及卒弇編其詩請舍人王贊之爲序贊序云張祜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云

吳融

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龍紀初及進士第累遷侍御史坐累去官名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戸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閿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

古瓦硯賦

勿謂乎柔而無剛土埏而爲瓦勿謂乎廢而不用瓦斷而

爲硯藏器蠖屈逢時豹變陶甄已往含古色之幾年磨瑩俄新貯秋光之一片厥初在冶成象毀方效姿論堅等甓闞繯勝瓷人莫我知是冬穴夏巢之日形爲才役乃上棟下宇之時扶同杞梓迴避茅茨若乃臺號姑蘇殿稱柃楫樓標十二之聳閣起三重之麗莫不瓴甋凝輝鴛鴦壘勢縫密如繅行疎若綴銜來而月影重重漏出而爐香細細觚稜金爵競託岧嶢玉女胡人爭來睥睨陵谷難定松薪忽焉朝歌有已秀之麥咸陽有不滅之煙是以縱橫舊址散亂荒阡風飄早落雨滴仍穿藏瀰迤之春蕪耕牛脚下

照青熒之鬼火戰骨堆邊誰能識處亦莫知年何斯邂逅
見寵雕鐫資乎有作備我沈研磬在水以羞浮鐘因霜而
謝響玉滴一墮松煙四上山雞誤舞澄明之石鏡當頭織
女疑來清淺之銀河在掌異哉昔之藏歌蓋舞比日干霄
繁華幾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合隨塵土依人而却伍瓊瑤
天祿石渠和鉛卽石風臺雪苑落筆爭邀依依舊物歷歷
前朝沈家今坐上回看能無淚下江中書歸來偶見得不
魂銷有以見古今推移牢籠渺漫成敗皆分短長一貫何
樹春秋各千年何花開落惟一旦星隕地以爲石盡滅光

輝難升天而上仙別生羽翰異類猶然浮生莫算

沃焦山賦

域中公子問於方外先生曰蓋聞水之大也下環乎地上浮於空無象無邊夷猶洪濛百派千流皆歸於東何巨溟之深也萬古能容何九州之高也不淪其中先生曰渾沌死乾坤始東西傾川澤委帝乃處海旁溢俾山中峙復孕以火用銷其水此沃焦之爲義眞帝之元旨者也請言其狀也巉乎崪乎赫曦乎翕赩乎陰陽熾炭天地開鑪景風鼓吹赤帝規模成於妙有拔彼虛無處冷能熱雖燔且濡

於律則黃鐘取法在易則既濟相符岥岮兮壓海萬里鴻洞兮烘天一隅液馮夷軋天吳鱗介既難以潛伏草木安得其芬敷巨靈不能擘畏其爛手愚公不能移憚其焚軀靈漲疑竭大室若枯雨其水之來也浩浩爭奔滔滔不住蹴嶽堆阜跳天沃霧暘谷無地扶桑失樹雷奔潮走雪飛洙聚吞吐造化浮沈朝暮一歸墟之積積既久而還盈一尾閭之洩洩不供而旋注苟彼不爲煎熬何物當其委輸公子曰夫萬物之是非也當務所見無矜所傳不見五嶽各司一邊蟠地極天吐雲含烟玉石產其下豫章森其巔

高高下下綿綿聯聯方面是傳祀典是先故無事則備王者之巡遊焉有事則爲國家之關防焉彼沃焦者存耶亡耶不知夫去中國幾千其說何邇其功豈然先生曰古不可以今論遠不可以近識至於先賢先聖有功有德或始火化或始粒食或衣裳兆民或棟宇萬國其人豈見其道何極但日用而不知固神化之難測抑又人之爲意見頻則不怪聞數則不驚只如踆烏元兎迭代虧盈迅雷烈風無形有聲北冰不泮南雨無晴方諸向月而水出陽燧映日而火生鶴知半夜雞辨五更螟蛉化而蜾蠃負洛鐘鳴

而蜀山傾譚如詭妄驗乃彰明儻非目擊皆必力爭如沃
焦者茫茫靄靄存於物外屹溟漲以獨立無邱陵之相帶
何地能勝惟天粗蓋堯災是弭禹功是賴但以遠而不見
貴以近而不見大何異乎曾參冠百行之首出四科而不
載姬旦有再造之功爲三監之相害有以見深藏若虛明
道若昧只如高稱日觀靈號天孫魯瞻所重兗鎮攸尊能
攻善惡業名精魂何盜跖壽而幸何顏回夭而冤何富慶
何貧原靈獸出何遺羈縻之困海鳥來何獲鐘鼓之喧觀
其倒置孰爲司存又如太華隱嶙上五千仞碧蓮若錘高

掌如奮然而設關太東爲城太峻苟一夫可守四塞可鎮終使險易恃而固易憑而令驕易生而荒易徇懼則能安逸則成釁又如嵐浮紫蓋秀擢朱陵非渚下壓南箕上承然而聚欝蒸限嚴凝鴈不可度人何以登其禍聖賢也則帝舜之遊不返昭王之死無憑其殃忠讜也靈均有葬魚之痛賈誼有占鵩之徵是非不辨正直何稱徒閟金簡玉書以爲旣九向九背而自矜又如幽穽之墟畢昴之位岩嶤之上磊落相次然而藏趙符於上成無恤之不義産燕璧於中假慕容之神器大蛇蜿蜿兩頭何異嘉穀蕤蕤五

獲何利旁扶跋扈之黨坐索彤弓之賜胡不懲革而令馴致又如據天地之中央潤河洛之流光岩亭壁立壓疊屏張而能降神表瑞呼歲呈祥控臨諸夏標準四方若乃陳蕃竇武一時忠良爲國除害其謀乃臧不獲天助翻爲賊戕劉聰劉曜恣意焚傷衣冠草莽宮闕犬羊俯折地軸仰絕乾綱漢陽九以遽畢晉南渡而尋亡曾何固護自倚青蒼月裏開宮但容童子雲中捻管惟引鳳凰吁其拙哉彼五嶽者長未一分短以盈尺論名則大責實何益封公封王用珪用璧邃宇崇館朱殷粉白然識者視之何異沐猴

而冠牽牛負軛者耶其次則有非方非嶽亦怪亦神崑崙則樹珠田芝蓬萊則闕金臺銀周王迷之於轍迹漢帝感之於禮禋荊山美玉獻不遇君隴山鸚鵡語或陷人嶰谷有竹慘舒不均嶧陽有桐清濁難分姑射何靈如冰如雪巫山何感爲雨爲雲怪山何怪飛來至越慶山何慶湧出於秦若然則遠者近者大者小者如沃焦之功實冠於天下何以名耶至於南面巍巍安尊定卑建邦設都來蠻走夷其爲武也有干戚鈇鉞其爲文也有俎豆罇彝齊紈越絮暖必如斯周禾溫麥飽必以時胎化卵育手捉足馳其

奉生也有歌鐘管籥其事死也有棺槨幌帷詒子詒孫固本崇基苟懷襄之不止皆墊溺以何之若然者不惟九土潰而全墮抑亦三光蕩而崩離則堯舜禹湯之道沒不傳矣周孔揚孟之文又安存斯況又上無濯木誘良工之斤鑿下無鼉鼇招巨人之鈎索不栖翠羽飾綺被之彩錯不孕明珠供魏車之照灼不滋金鐵起兵交惡不穴鱷鯨吞舟恣虐吉凶莫知威福寧作誰銜肸蠁誰藏冥寞所以貞珉翠叜却絕罔錄桂湯蘭肴何嘗約畧固不復邀物以白犬白雞媚人以靈草靈藥但趂世以崔嵬爲普天之銷鑠

於是公子愕然如失起而謝曰儵忽之神能鑿人耳目俞
盧之術善治人膏肓向者聞衆人之論浩然若涉津之無
梁今也聞吾子之論爠然若披雲霧而覩太陽恨不能凌
風雲乘混茫快意極覩勒銘其旁噫有名之祀所在感彰
至於山魅射影水弩爲創鴟夷鼓怒耕父激揚皆需沃酹
不乏馨香何茲山也橫絕於萬代不遇於百王將無時如
孔子豈獨行於務先近者泰階未平四郊多壘貳負尚活
三苗未死水仙則多陷齊人米賊則半驅妖鬼室散機杼
田拋耒耜郎官困採橡於野將卒貧鬻薪於市霧足妖興

雲多陣起旣走羣望猶懸帝祉豈褒崇之漏彼致災害之如此方今封有功而爵有德小不遺而大寧弛蓋九重之深執事者未聞於天子

沃焦山賦其二　以蕩熱翻空此焉銷鑠爲韻

海之大也吞乎百川百川不停也海將溢焉伊元化之相制屹崇山之暗然不知乎何代凝結沈潛積熱廣陂陁高截嵲𡾊止不死煙生莫絕曈曨兮想二氣之爐中烈沸涌兮疑九州之鼎下爇當長鯨之鼓跳此欻爾以潛銷雖巨鼇之噴躍亦倏然而盡鑠滲若一空呀如四涸得非火井

通其腹且孰問其穿鑿當是燭龍蟠其根又誰覩其照灼
但耗溟渤自横寥廓莫不屹屹崇崇㝵虚爍空向曙而晴
霞助赫連宵而陰火相烘如欲以煆鮫室災龍宫雨露既
難以澤草木安得而豐遂使乗槎之人莫敢沿洄其側銜
石之鳥無因栖息於中是知陰陽之變也本自相形動静
之用也歸於相養苟喬岫之無作則柔祇而必蕩若然者
堯之水不止於九年之多禹之功難均乎四海之廣彼稱
神稱仙者有十洲之繁封公封王者有五嶽之尊縹緲而
雲霓自爍崢嶸而日月爭翻徒充覆載莫補乾坤曾未如

千仞獨高衆流皆委非煎熬之不怠則墊溺而何彌所在雖遠厥功難弛有能光祀典於吾唐宜褒崇於此

戴逵破琴賦

志或可奪道則難堅嘉碎琴之志操見伊人之道全稟正固以不羣德無踰也表行藏而自若理亦宜然武陵王好彼正聲戴安道臻於是藝王雖欲見其揮拊戴且無忘於砥礪苟爲伶者稽素履以全瞭爰對使乎抱明誠而立誓乃曰鏗爾奇韻泠然雅音自得以宣情理性非爲彼養氣怡心不同乎鄒忌干齊將希高位又異乎鍾儀懷楚歎寫

幽襟於是發忿講張興言激切脫徊爾志寧彰我節可恥於朱門紫闥俛首趦趄因投其玉軫金徽當階迸裂嗟乎宮商倏絶道德彌高此終身而不辱彼側席以徒勞異季倫之擊珊瑚自矜驕逸狀亞父之撞玉斗感振英髦得不金石推誠風霜勵志冀禮餘而有守顧陽柯而忽棄豈可荒涼吾道捨行歌自逸者餘芳趨競王門與鑿吹偷安者同位則知微世遺榮居然獨清秉大節以難屈操壯心而不傾匪擅一時之譽終流千載之名伯牙絶絃但證知音之道子猷擲地惟傷同氣之情人貴在秉時忘乎所履爭

附勢以求媚豈韜光而叶美愚嘗慕彼操持嘉其行止恐孤風之不振因賦茲而有以

授王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戸部制

門下朕聞王茂宏官在治中已恭佐命謝安石身爲相掾常切憂時後果俱秉國鈞克諧人望忠誠懿烈焜燿册書孰謂我朝鍾茲丕運厥有佳士龍興壯圖植勁草於衷腸繫苞桑於宗社特立當代何慚古人將表至公爰申異渥具官王摶霜高一鶚玉拔孤峯孕和煦於情田自華而實道縱横於義路無往不通藴是淑聲居然上品縶駒場裏

早颯清塵振鷺行中難究逸翰踐揚三署橫絕一時實名
教之丹青乃縉紳之領袖昨者朕失遵王度致降天災釁
起蕭墻幽加洊棘而賴能謀於上相說彼中權反正乘輿
肅清輦轂疇其中節雖已擢於禁林惜此奇才難久留於
誥命豈在凝神軒夢問兆周畋用之不疑命以爰立既調
金鉉仍總版圖必務豐財以資經費於戲爾前未達則能
有奮於時此後所行不宜苟安於位獻可替否滅私徇公
慎保初心勿孤大任

李茂貞封岐王加尚書令制

門下夫天有星辰爲之綱所以保乎乾健地有山嶽爲之鎮所以定乎坤柔故王者托夾輔之臣資股肱之任安危所係動靜是憑其在周也則姬公盡心於經營其在漢也則絳侯竭力於匡贊惟天所相何代無才厥生英賢爲我柱石拯兹艱運樹彼洪勲欲示襃旌爰加徽數具官某三光結粹一氣融精合鸞鳳之正音動諧律呂有麒麟之逸足超出塵埃抱鐵石於寸心棲雪霜於勁節倜儻恢廓深沈温雅允爲王國之珍實禀人生之秀自岐陽振節隴右成功虬騰周翰之間鶚立漢壇之上弓鳴霹靂劒躍蜿蜒

指揮而川陸可回叱咤而風雲立變一居右輔累復皇都
殊庸已煥於旗常嘉頌早傳於金石昨妖興肘腋釁起宮
闈而能憤激衷腸密施籌畫致禁軍之貔武戮當路之豺
狼安宗社於綴旒復乘輿如反掌人祇共慶華夏同歡既
而仗瑞節以來朝秉桓圭而展敬靜與之語簡而有常動
叶生知克符中道披肝露膽皆本於至誠言發涕零必期
於盡瘁感通天地激動人臣得不嘉乃奇功申茲異渥表
爾優崇南省統率六宗尊大西郊封超五等在常時而難
舉非盛烈而莫當傑立羣倫光流萬代勉行朝獎敬答天

休可守尚書令兼侍中仍封岐王餘官勳並如故

授孫德昭安南都護充清江軍節度使制

門下夫捍大患者必見危致命立奇功者乃知幾其神茍非憤激於衷義形於色則安能彰明大節果斷一時正垂象以迴天決浮雲而出日惟人所至何代無才既得忠賢卓然超異宜加寵數用激人倫具官孫德昭河右英才山西勁氣通白猿之劍術得元女之兵符振跡和門登名勇爵非義不服惟忠是圖克揚羽衛之事功罔墜先人之職業朕一昨釁生不測禍起非常儲皇因逆黨脅從大寶爲

渠魁搖動萬乘幽辱兆民震驚爾能首唱義師力扶王室
萃貔武於重城之内戮鯨鯢於兩觀之前出予榛棘之前
復我當陽之位今則皇綱反正天性如初議臣誠則冠彼
羣倫語將畧則高於一代是用授之旄鉞帖以鈞衡既兼
保傅之崇仍益井田之廣階升一品職重六都誠謂殊榮
未酬忠力勉圖終始用保休光

授王行審鄜州節度使制

門下古之命將也推轂以示其優恩設壇以彰其異禮蓋
付以生殺之柄授其制臨之權用爲翰藩以固疆土北馳

柳塞南控金河欲淨烟塵必資心膂既俞公議爰命誠臣某官隴右良家山西茂族禀風雷之勁氣挺鵰鶚之雄姿自名冠伍符身登勇爵孔明八陣列於胸中呂望六韜懸於掌內況早專西務甚洽政聲帝澤皇風嘗聞其導達殊方異域悉致其懷來耕農不廢於三時凋瘵盡蘇於一境夫賞功所以華國貴不踰時旌善所以勸人務將致理是用委之玉節寵以牙璋仍加五等之封更厚一成之賜於戲爰自多難常思勳臣期於倚注之間能濟艱難之運然則未富土地者我富之以土地未貴節旄者我貴之以節

旄苟懷報上之心宜顯爲臣之道勉膺重寄善立奇功山
河在前終始無替

授孫儲秦州節度使制

門下武惟靖亂文以守成蓋自昔之通規亦當今之令典
況地連隴蜀城控邊陲久息戰爭近經惠養思繼前政用
安一方爰屬僉諧得茲人傑某人學富縑緗文輝組繡有
經濟安時之術負恢張出世之才加以立性端方操心勁
直臨事罔思於擇利當官每切於推公以是淑齊居爲理
具將重其選孰與之先昨以邠土奥區逾時闕帥俾專旗

鼓用息烽烟而屬十郡未臨三軍獻狀既聞陳請須議改移今復以成紀巨藩仇池善地將圖靜鎮乃易麾幢不離空土之崇增以列侯之貴仍加食采更重登壇於戲制獷悍者須用其至公撫疲羸者無先於不擾非仗忠誠兼資廉潔則何以副吾乃睠之憂慰彼倒懸之急勉圖終始無忽重難敬之戒之服我休命

授劉崇望東川節度使制

門下武惟靖亂文以守成二者相須百王不易眷彼左蜀實惟奥區分襟帶於銅梁束咽喉於劍閣久纏兵革今靜

烟塵當疲瘵息肩之初是循良爲理之日不推舊德何撫新邦式副僉諧爰申寵數具官劉崇望文含大雅道茂中庸藹玉燭以舒和挺金相而稟秀閨門密行每垂範於縉紳朋友推誠自可期於風雨蘊是休稱居爲令人洎踐歷清華敷揚典誥迫於公議委以國鈞而能上宣三光下遂萬物臨事而曾無辭遜操心而惟務和平尋於東土多虞徐方擇帥乃兼金鉉付以牙璋爰自罷歸累更寒暑旣經多難彌振居聲今以庸蜀休兵梓潼無事俾銜專命往慰蒸黎而中外羣情朝廷所屬皆言重寄可委當仁是用寵

以麾幢授之方面進升揆路仍假台司且彰倚注之深更示統臨之重於戲汝當爲吾輔相吾固熟爾訏謨舉必推公動能克己今欲推公則莫若無黨克己則在乎不貪勉副前言更彰後効無忘敬戒以保厥圖

賀西内嘉蓮表

臣某言臣伏見今月九日中書門下宣示百官西内池中嘉蓮圖其蓮一本兩花者臣聞明聖有作天人合應既彰化本必降祥符卽事而推昭昭可見伏惟陛下儲精要道憂濟羣方致理大同猶懼不至所以恢宏聖教資福生靈

元造感通嘉瑞屢降况玆菡萏儒釋同稱經文但喻乎淤泥詩人待歌於彼澤豈比夫耀銅池誇玉井傳芳丹禁濯影清流特聳孤莖以表清淨之源一致對敷雙蕚是明內外之教齊興天雖不言假物明意臣仰披圖牒遐覽古先豈無禎祥莫此昭著望雲就日徒深忭躍之誠舞德歌功何報恩私之重無任忭賀慶躍之至

代王大夫請追賜方干等及第疏

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徧在時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冲穹昊伏乞宣

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録升三級便以特勅顯示恩優俾使已升冤人皆沾聖澤後來學者更厲文風

禪月集序

夫詩之作者善善則詠頌之惡惡則風刺之苟不能本此二者韻雖甚切猶土木偶不生於氣血何所尚哉自風雅之道息爲五言七言詩者皆率拘以句度屬對焉既有所拘則演情敘事不盡矣且歌與詩其道一也然詩之所拘悉無之足得於意取非常語語非常意意又盡則爲善矣

國朝爲能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道厥後白樂天爲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昔張爲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爲廣大敎化主不錯矣至於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飛動文彩爲第一流而下筆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詭怪之間則擲之不顧邇來相斅學者靡漫浸淫困不知變嗚呼亦風俗使然君子萌一心發一言亦當有益於事矧極思屬詞得不動關於敎化沙門貫休本江南人幼得苦空理落髮於東陽金華山機神穎秀止於荊門龍興寺余謫官南行因造其室每

談論未嘗不了於理性自是而往日入忘歸邈然浩然使我不知放逐之感此外商搉二雅酬唱循環越三日不得往來悵踈矣如此者凡朞有半上人之作多以理勝復能創新意其語往往得景物於混茫之際然其旨歸必合於道太白樂天既歿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誰丙辰歲余蒙
恩詔歸與上人別袖出歌詩草本一曰西岳集以爲盡矣竊慮將來作者或未深知故題於卷之首時巳未歲嘉平月之三日

上元青詞

謀反斬之

元中觀瑞石表

皇帝陛下稽古順天應圖撫運凝懷至道爲相大同是用
省方以明罪已深仁旁達於下土至德昇聞於上元符讖
永臻禎祥間出降太上匡扶之命靖中和寇孽之災迺示
明文爰形古篆足表妖氛即殄聖壽無疆克知攸復之期
便是清寧之日

青羊宮醮詞

伏以上聖誕膺寶命丕纂鴻樞自出震以來至御乾之後

何嘗不納隍在慮馭朽勞思惠布寰區恩覃動植雖志期
清淨而運偶艱難旋屬盜據宮闈毒流士庶震驚宗廟沸
蕩山川是用勞天步以禳災幸蜀都而罪己伏賴元祖垂
祐靈符降祥垂六字之明文表千年之聖祚今則果潰元
惡爰收九重指鳳闕以非遥返鑾旂而有日臣虔奉綸旨
精按科儀投玉版以陳詞潔金壇而備醮伏冀羣眞協祉
大道垂休蕩邪氛於六天掃妖氛於九有保安社稷永息
兵戈卽仰荷大道覆育之恩

鄭愚

愚番禺人咸通初官監察御史商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名爲禮部侍郎掌嶺南西道節度使終尚書左僕射

潭州大溈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并序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爲是而五常敎化人事不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爲道家之言故老莊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閒旣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歷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

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
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市不必喧無春
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冥於
順也遇所卽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踼於物
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
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非聰明瓌宏傑達之器不能得
其傳當其傳皆是時之鴻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
有山名大潙蟠林穹谷不知其嵐幾千百重爲熊豹虎兕
之封虺蜮蝻蟒之宅雖夷人射獵虞迹樵甿不敢田從也

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笠首屩足背閩來游菴於騶嶜非
食時不出淒淒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
外生死忘憂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
之士以簞瓢樂陋巷夫子猶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
以其有生之厚也且死生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
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
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爲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
涉語是非之端辯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
玆爲事其徒稍稍從之則與之結搆廬室與之伐去陰黑

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爲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爲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遽裹首爲民惟恐出蚩蚩之輩有職者益貴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輿親爲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爾以鬚髮爲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爲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爲意忽一二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

正月九日終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即窆於大溈之南阜其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旱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西百丈懷海禪師謚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牒甚明此不復出師亡後十一年其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詔加謚號及墳塔以厚其終豈達者所爲耶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精神爲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纒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歷息煎熬形器起如寃讐行坐則思想偃卧則魂

夢以耽沈之利欲投老朽之筋骸餐飯既耗齒髮已弊又
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内以欺已曾不知息形休
影捐慮安神自求須㬰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不啻如
行路利養悉委之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
渝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
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趣悉臻無有
僧事千百不可梗概各言宗教自號矛盾故褐衣髠首未
必皆是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覊旅之役形彫氣乏
嘗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閭

之樂非敢強也恨不能也况洗心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虗者以師之圖形自大溈來知予學佛求為讚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偉絕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無體自忘吾說審虗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既與其贊則又曰吾從居大溈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謂予又不得不為也予笑不應後十來予門益堅其說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既等則又何虞咸通六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二月

始迄其銘又因其說以自警觸故立其意不專以褒大潙之事云爾銘曰

湖之南湘之西山大潙深無蹊虎日嘯猿又啼雨槭槭風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攜彼上人忘其身一晏坐千餘旬去無跡來無親夷積阻構嶙峋棟宇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寵驚眞物藏百慮陳隨婉轉任崢嶸雲糊天月不明金在鑛火收熒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常自隨在畔邊要即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元哀世徒苦馳驅覓作佛何

其愚算海沙登迷盧眼喘喘心區區見得失繫榮枯棄知
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心卽安少思慮簡悲歡
淨蕩蕩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理
之常榮必悴非改張造眾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
報正身當自結裹無人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聾
牛阿房鬼五通專覷捕見西東禁定住陽朦朧與作爲事
不同最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爲人不見自心知動便
是莫狐疑其下說沒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一目錄

程晏

蕭何求繼論
工器解
設毛延壽自解語
齊司寇對
祀黃熊評
窮達志
內夷檄

李綽
尚書故實序
昇仙廟興功記
裴贄
請祧順宗奏
盧説
授李思敬馬殷湖南節度使制
吳蛻
鎮東軍監軍使院記

孟昭圖
請對不召極諫疏
王說
對户絶判
對三公佩刀入閤判
郭應圖
請定國學明經額數狀
鄭璘
授王摶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

授錢鏐潤州節度使制
授李繼密山南西道節度使制
授安友權安南節度使制
皇帝第八男祕第九男祚第十男祺封王制
授李鋋邕州節度使制

王摶

命錢鏐討董昌詔

韓運

靈棊經後序

陽坤

洞清觀銅鍾款識

程晏

晏字晏然乾寧中進士

蕭何求繼論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謐其爲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曷牛之渴也豎子飲之渟淖之汚牛渴已久得渟淖之汚寧顧清泠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泠之水則滌乎腸中之泥也牛然

後知淳漳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是羣民於清泠水也曹參曰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諷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爲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羣於清泠之水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旣構矣謂參爲覆者參守其構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

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爲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孜孜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己不能覆何之構而荒於酒幸不同羲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孰名爲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爲善求繼以曹參爲堪其後故爲之論

工器解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斵而後射之耶然則

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爲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爲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己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己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哭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爲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設毛延壽自解語

帝見王嬙美召毛延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閎夭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閒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

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

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齊司寇對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辭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卽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嚙乎以其口甘雖

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擾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摇尾而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漫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鼷鼠於齊矣

祀黄能評

傳曰子産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爲厲鬼子産曰鯀之神

化爲黃熊鯀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鯀爲夏郊三代祀之卽掌周禮者存焉晉爲盟主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邪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鯀若爲天下厲卽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爲一國之厲卽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況祀爲夏后鯀有歸祀又不爲厲是不可祀之者五也子產言祟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祟

吾取之矣黃熊之癘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安可執加鯀厲而爲昏越之祀哉

窮達志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忘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之以霸强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

大達遠盜蹠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盜蹠者也秦不知蹠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蹠而强去也我知盜之蹠而返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盜蹠哉

內夷檄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强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於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

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爲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爲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爲人倫齒者豈不爲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爲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李綽

綽字肩孟吏部侍郎舒曾孫官膳部郎中

尚書故實序

賓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壯

武多閒遠邀於胥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秩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異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詼諧十數節作尚書故實云耳

昇仙廟興功記

夫人道陽教重元妙理考虛無之跡合慌惚之言則有闕周靈王太子駕鶴沖天遺廟之所在也綿祀千百與世瞻依而榱棟傾頹塗墍摧剝肅恭奚展焚爇無歸今河陽行軍懷州刺史僕射清河張公卽晉守太保相君之令弟游

心衆妙秉志出塵省日費之資出星冠之侶鳩工合力易朽爲堅扶曲檻於層巒正飛甍於絶巘晬容可久勝事一新雲路重開庶覩賓天之駕風篁無廢如聞夜月之笙觀主蘇尊師以克就厥功宜刊貞石謂綽執趙昇之敬沐穰苴之仁猥命撰詞不敢堅拒時乾寧四年正月三日記

裴贄

贄字相坦從子第進士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户部尚書帝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

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户參軍殺之

請祧順宗奏

竊以昭宗皇帝山陵虞祭畢祔太廟合定祧遷下尚書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廟朝大禮宜循故實今據太常博士李㑹柳莊議狀證引不同只請准近朝例祧順宗一室入祔昭宗神主

盧說

說官汝陽主簿

授李思敬馬殷湖南節度使制

門下十國爲連萬夫是長兼文武之寄居方岳之重握我兵符疇咨人傑而又東神京襟帶扼衡越咽喉疏五時之封疆跨三湘之土壤節制之重東求惟難允叶僉諧爰膺並命具官李思敬族著山西神交圯上鼎鐘刻伐帶礪誓盟探義府之根源暢和門之方畧雙鞬小戟承家而猿臂推奇叔豹季貍濟美而牛頭入夢具官馬殷夙彰奇節素挺英才究六韜三畧之微得十圍五攻之要誅暴救亂戰必勝而攻必取安人和衆近者說而遠者來既有勇而知方善勝殘而去殺並懷仁抱義履信資忠載張四維俱崇

七德或貳戎車之政令寬緩不苛或列雄鎮之偏裨動用安重使惸嫠懷其惠桀黠畏其威爲我寶臣咸彰嘉績有以難兄告老瀝懇以聞俾諧内舉之誠爰須試守之命有以元戎殞喪軍俗上陳言其以得士心可使爲帥姑徇人欲爰假武符或曾未半朞或始逾星紀皆聞報効允叶陟明而善守化條克固吾圉綏懷有庶協比其鄰底貢率循於舊章賦事罔愆於彝制不有即眞之命曷明勸賞之文是用授以旌旄錫之鈇鉞或昇其馭貴啟以邑封洎夫端揆之崇並壯方隅之寄各竭誠節以奉明恩撫字蒸黎尊

奬王室無窮九貢須布六條咸思不濫之言以謹有終之戒服我謨訓往惟欽哉

吳蛻

蛻會稽人

鎭東軍監軍使院記

昔晉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以禮賓客而前史猶或美之而況元帥太師中書令彭城王之爲藩翰也尊天子之命廣近臣之署以宣王澤以壯軍威者哉初乾寧單閼歲叛臣孙視生靈鼠竊位號屏王臣于湫隘而毀徹

其官署以肆暴焉元帥彭城王以大義爲心龔行天討遂平其難帝命兼而鎮之尋詔特進左監門衛上將軍汝南周公以監護之實欲以天子之渥澤而渙汗於三軍也連帥有奇勳殊績忠國利人之大節皆得以上聞以是銘盤盂鏤鍾釜免虛其授受也豈不重歟汝南公馹騎至止軍情大洽彭城王慕其溫雅特加禮焉且曰易有大壯之義詩有斯干之美今奈何以卑庳之棟宇而處天子近臣不營爽塏者乎乃命軍吏揆日經始之去子來之民募宿飽之卒浹旬而村備累月而功畢重門洞開列楹高峙奔者

走者不敢仰視周垣緻密顯敞豐博聞者驚駭見者眙愕東廂西序窈窕深邃前廡後軒櫛比星連方塘曲沼游魚浴鳥異竹奇花藍梢粉葩復有大厦之前木蘭特異盤陰袤丈庇于廣庭越城之中稱爲一絶當前政不軌之際忽焉彫零逮彭城王之鎮臨也綠葉紫苞載新陽豔雖田家荆樹未足多焉是知忠孝之感通其揆一也彭城王嘗因醼遊形於歌詠題於屋壁聲在管絃其及物之功皆此類也越之爨制府兵十有四旅屬郡邊戍皆出其間前賢莅臨猶或逗撓今一府之内控弦十萬朱旗絳天長戈雪野

揮汗則雨驟吐氣則雲舒而汝南公以溫恭沖澹之德和煦之以貞正廉平之道矯厲之使三軍之士咸得其歡心及考秩向滿連帥惜其去拜表乞留中外美之於戲自兵興以來歲踰二紀唯彭城王以忠孝之節蘁翊戴之心連定金陵再清鏡水絕孽牙之本覆祆僞之巢而復以國家經費爲憂勤修職貢航深梯險道路相望史不絕書府無虛月當朝廷多事之際天帑充給實有賴焉天子以是獎殊庸超賞典授雙節帥兩藩製衣以頒之鏤金券以錫之復加定亂安國功臣所以昭異數也汝南公嘗從容謂左

右曰當今海內竭忠誠著實效於國者其吳越之邦乎抑有由也昔武德初巢國公爲佐命功臣逮今二百八十載其裔孫復爲定亂安國功臣豈偶然哉在我朝之創業也有巢國公佐焉其中興也有彭城王輔焉所謂世濟其美代不乏賢仲尼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之謂乎汝南公深識而遠慮博古而該今皆此類也夫如是豈止護彊軍宣帝命而已是將入輔宸極致君堯舜外有彭城王之紀卒羣后尊獎王室海內欲求不治其可得乎蜺以不才謬塵賓介奉命紀述誠慙陋蕪庶幾勒貞珉永鴻烈用傳於

不朽以繼奚斯之頌云時天復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庚辰朔二十四日癸卯記

孟昭圖

昭圖僖宗朝左拾遺以論宦寺專政田令孜矯詔謫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沉之於蟇頤津

請對不召極諫疏

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於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

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巳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

王說

說天祐時人

對户絶判

景身死户絶資財將没官出嫁女請除葬外悉收之叔復請分所由不決仰斷

景忝彼齊人生此王土逐什一之利既富家財服畎畆之勤方編户籍既而溘先朝露遂卜佳城遠日新封已供葬備昔時餘業可議官收相彼薄言將分厚産且弟惟同氣女有從人鳳兆于飛既歸他族鴈行以序自合保家繼絶請從於叔兮論財雖專於女也以茲丕薇庶叶其宜

對三公佩刀入閤判

乙爲三公佩刀入閤門下監門不覺法司論罪

俱至死辭云錯誤請減議論法司執云君上之
前不容有誤議之則可減之則非
寢居宅中元輔就列蘭錡龔固必表九重之尊槐位辨官
以崇八命之禮旋觀彼乙從事於斯當竭奉上之誠翻畜
不祥之器未聞擒敵徒有孟勞之寶賤歷一作既賤榮班遂得
呂虔之贈況趨於清切佩以周旋誤作匪宜入閤固當伏
罪守之不謹監門自可論辜請從司敗之科以戒事君之
旨徒云議貴須正刑名
郭應圖

應圖天祐三年國子監生

請定國學明經額數狀

伏覩今年六月五日勅文應國學與諸道等明經一例解送兩人者應圖等早辭耕稼夙慕詩書自抛鄉邑之中便忝國庠之內棲遲守學轗軻於時未闕昇進之期郤抱減退之患茍或諸道解送監府同條實謂首尾難分本枝無異伏請聞奏俾遂渥恩

鄭璘

璘字華聖宰相從讜子黃巢之亂依泉州刺史王審邽

授王摶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

門下天之四序運造化以成功王者萬機仗輔弼而興理豈獨安危斯在實以職任是資所以發于三光疑其庶績則何以迭升崇秩兼陟總臨況夫國用殷煩財力未贍允佇開張之術盡緊通變之方屬我名臣遂行寵渥扶危匡國致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瑯琊開國公食邑二千户王摶地華簪紱闕盛公台分秀氣於嵩高襲殊祥於淮水秉四科之全德危百行之貞規夷玉在懸能發希聲之妙良金若礪自標大用之

能夙振嘉名具揚清貫右坡演如綸之職左户貳版籍之司望實既光夢卜斯得見陳平之知任闕三字識元禮之令稱委持衡朕以運屬多難羣經欲舉便殿每召前席與言山甫之秉小心見稱風雅陽山之有大體雅重絲綸譪吉上才冠彼前古今以將圖興復克集事功宜付繁難以表優異是用踐黃樞之峻級總青簡之刋修特以貨泉資其良畫於戲蕭何掌輓運之柄在漢爲功名夷吾通輕重之權致齊垂霸業繄展匡時之道佇成富國之謀勉膺寵靈服我丕訓可門下侍郎依前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監修國史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功勲如故

授錢鏐潤州節度使制

門下登壇命帥俾宣力於四方暢轂戎車付機權於十乘鎮于列土委茲誠臣所以功著者寄崇勞大者賞厚由是兼膺將領迭擁戎旃爰稽至公遂行殊渥某官凌霜勁節溢匣奇鋒功成不居卑以自牧分山西之秀氣將稟威稜讀圯上之偏書洞知韜畧名齊飛將績茂冠軍自撫藩條綽聞政理法去滋彰之弊人稱勞來之安蔚然風聲遠陳謡詠昨者董昌輒生狂逆顯負恩榮既署官僚復更正朔

自稔貫盈之罪敢憑城社之安謂天網之可逃宜有土之共棄悖慢之狀遠邇咸知繆于此時獨奮忠節掃欃槍之巨祲清沴氣以無遺爰整干戈竟開城壘捷書上獻殊庸卓然且思勸善之文遂舉疇庸之命是用益其疆土盛彼旌旄增鏡水之名封兼金陵之奥壤合此重寄殷爲大藩風煙載嚴控制甚廣允暢萬夫之望彌張列郡之雄我所報功斯謂格寵爾當勿私彼敎每務謐寧偃戢兵戎拊循彫弊勤體安人之本自成樂土之風獎任益崇鎭臨攸重勉承明訓往惟欽哉

授李繼密山南西道節度使制

門下朕以恭己視朝詳理興化對山河之美必念功臣聽鼙鼓之聲每思良帥況其華陽奧壤黑水上游提封遠振於三川列郡豈惟於千里爰授勳畧往膺撫綏斷自朕懷允符僉屬某官深沉曠度果敢知名秉義向公服於吏事披堅執銳振彼軍功奉國勵心以身率下暑不張蓋惠若投醪刺隴坻而師必樂隨鎮洋川而人皆自便卓然威重洽乃風聲今以梁漢之間撫理是切允思安乂諒屬智能既習俗以不遷睠寵章而宜舉況爾伯父鎮於是邦舊愛

尚留承家益美想彼下車之後必聞莅政之方爾其蘇靖蒸黎務勸耕織謐寧封境謹奉詔條致我巨藩成其樂土不改三公之貴用光十乘之權厥惟欽哉勉承嘉命可權知河陽節度使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隨郡開國子食五百户

授安友權安南節度使制

門下朕以伯侯之崇列於藩翰旌鉞之寄屬在忠勞况其俾奉詔條佇乃聲效宜洽念功之典用資撫俗之才具官安友權學舆六韜術探三志得子玉理兵之要有少卿養

士之心自厲艱難勉勵誠節侍衛之勞既著星霜之志靡渝載陟周行益恭環列校其勲績宜舉寵靈乃睠海隅地聯越俗每思封部尤在撫安往分瑞節之榮更盃公台之重爾當奉兹七德睦彼四鄰夙夜以勵武功周旋以修軍政成于樂土副我朝恩勉服訓詞欽承厥命

皇帝第八男祕第九男祚第十男祺封王制

門下昔者明王臨御之理立德於至道茂緒于惟親朕嗣守丕圖祗若鴻訓未嘗不稽古以建于邦家勵精以奉我皇唐之宗祖況洎漢而還封冊之重抑有前典煥乎彝章

當知子之敢私亦內舉之良媿第八男祕粹和包美謹厚自居踐禮樂之德文備詩書之義府第九男祚生而向善夙賦好謙克明教導之風蔚有端莊之質第十男祺後星表潤甲觀呈祥妙彰岐嶷之姿雅得聰明之性而又並標嘉器皆禀溫文慰沃且多寵數宜舉爰擇重地式崇其名於戲恭乃修持服諸訓順俾成磐石之固允膺典禮之榮勉樹令猷各欽休命祕可封景王祚可封輝王祺可封祁王

授李鋋邕州節度使制

門下漢之上將或委登壇古之萬夫用期覲政所以典禮素難于方面僉諧遂舉于寵章我有勳勞豈恡恩擢某官某秉節持重抱器謙明既熟戎韜兼通軍志拂青萍之出匣百鍊無前整紫燕之追風千金莫對感激而雷霆助順訓齊而貔武增雄爰自先朝薦逢多難功烈昭著金石無渝且聞宿衛之忠亦著戴馳之効每稽功秩盡瘁十年爰用陟明嘉于一志乃睠邑部實爲舊藩接服嶺之要衝連駱越之奧壤付茲重寄翳爾雄才爾當清以臨人和而馭衆善施條教動慰蒸黎蘇我疲封佇成樂土爰峻保安之

秩式崇鎮撫之名往惟欽哉勿怠丕訓

王摶

摶字昭逸擢進士第累遷蘇州刺史入爲户部侍郎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錢鏐兼領二浙留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空封魯國公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户參軍事尋賜死藍田驛

命錢鏐討董昌詔

勑門下朕惟雷霆霜雪上天降以成物明罰飭法哲王垂

以理人是以陽春不可以獨爲歲功仁恕不可以專爲君
德威刑之作其在茲乎朕以渺躬祇膺大寶奉祖宗之丕
訓荷天地之洪休八年於茲一日無怠遜於志者旣求諸
道逆於心者必本於情茍懲戒之不明懼典章之斯廢威
勝軍節度使隴西郡王董昌出於行伍屬遇艱難權握兵
戎位崇將相器纔盈而自覆鼎必折而遂傾因馮生祠輒
有狂謀假陳妖異惑亂邪巫鼓譟危樓僞爲建國不思理
代徒生犬吠之音欲就叢祠妄舉狐鳴之兆賴浙西節度
使錢鏐忠誠憤激壯節堅高始以逆順之理飛章諭之而

不悟次以攻伐之謀盟約脅之而不迴至於率兵直以摩壘雖復假言幻惑止遏兇邪終爲閉壁偷安不使束身歸罪是其陰詐猶欲張皇魚戲鼎而雖亦可哀蜋拒轍而終爲不率天討有罪魁得而誅其董昌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委爾進兵攻討越州城內士庶且多寧無勇敢之徒喜以功名自許如有梟戮生擒董昌者授三品正員賞錢一萬貫如先有官者超三資酬奬如董昌威制會助妖謀翻然改圖轉禍爲福有所自效者並置不問賞則與之於戲惡殺好生君人令德仗順討逆武夫令猷鳴鼓而攻既非

獲已奮戈而起亦宜愼諸勿發勿焚無誤無失罔俾觀聽謂我黷武而勤兵也用告遐邇明正其罪

韓運

運唐末人自稱紫團山叟

靈棊經後序

僕知命之後從宦幽燕值唐祚湮微時歲在辛丑三月中旬契丹大下圍繞燕城原野之中畧無虛地盡白壤而已士庶驚駭寮屬惶惑弱子幼婦晨夕不保自是無所控告遂焚香以靈棊經筮得三上三中二下卦辭云土地平安

無有艱難大宜種作利用往還翌日勾院博陵公郎中召飲因議茲事博陵曰某昨日亦得斯兆是時契丹攻圍轉逼有僧同族始以當家因相慰問又虔祝而筮之前卦復顯至五月救兵不致僕與同輩在昌平縣令周居隱懷來縣令吳湘都押衙趙宗古同宿于守備之所憂援兵來緩因言是經遂衆請虔禱而筮之得二上一中見卦體不全合坐愕然貽歎覽其辭曰以事託人日望其意乃至於今方獲嘉喜事須淹留終保其志顏曰以其位孤微不能自立吉則終吉但應遲爾至六月危困愈甚僕又請筮之衆

曰休休若得好卦猶不敢仗如更凶惡轉加愁恩余自心口相謂曰但自擲之好卽揚凶則自謀脫命之計由是擲之依前得土地平安無有艱難之卦至七月九日門徒醫術士郭彤雲來相省慰僕不在家與諸子共話靈棊經之事復懇祝之擲而成卦亦得土地平安之卦僕因啟願若免斯難當手書十卷傳於好事者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大兵解圍乃知至誠感神至誠感靈敬敘其事附於十卷之後云黨紫團山叟韓運序

陽坤

坤天祐中官虔州百勝判官知勾判南京縣事檢校户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

洞清觀銅鐘款識

當縣洞清觀銅鐘壹口先平固作孽之時捋擄入峒至天
復元年坤統押將士收破卻復前件鐘將歸本縣緣洞清
觀頃因亂罹多年荒廢切見可封里畫錦禪院未有銅鐘
今將轉捨冀保弟子官榮顯達將卒興隆邑内居人同霑
福利鴻音遠布永鎮伽藍